

从《世说新语》看魏晋风度

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，魏晋南北朝是极具特殊性的一段时期。这一阶段，政权频繁更迭，社会格局持续变动，政治、经济与文化都经历着深刻的变革。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，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——魏晋风度逐渐形成，展现出与其他时代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。而南朝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《世说新语》，以丰富的故事和生动的记载，为我们保存了了解魏晋风度最直接的资料，呈现出魏晋风度的万千气象与鲜活图景。

魏晋时期，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，各地势力相互征伐，战争频仍。无休止的政治争斗，此消彼长的门阀士族的权势角逐，激烈而又残酷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官宦显贵和文人士子都陷入了充满隐患的生存状态之中。他们一方面拥有巨额财产和大批良田，享受着优渥的物质生活；另一

方面，却又时刻担心在纷乱不安的社会动荡中失去一切，甚至性命不保。这种矛盾的心理，使得安逸享乐与困顿隐忧、旷放达观与忧戚不安、贪恋人生欢愉与害怕死亡到来等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当时社会独特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图景，这便是后人常常提及的魏晋风度。宗白华先生曾精辟地指出：“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，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、极解放、最富于智慧、最富于热情的一个时代，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。”

顺着这份独特的时代脉络深入探寻，我们会发现，若要细致触摸魏晋风度的肌理，洞悉当时的社会风尚、民间习俗与精神内核，刘义庆编撰的《世说新语》无疑是极为关键的文化载体。《世说新语》以形象生动的笔触、简洁优美的文字和翔实准确的史料，分门别类地记录了东汉末年、三国期间、两晋时期重要人物的逸闻轶事，无论是帝王将相，还是

士庶僧道，均在该书有所呈现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政治学术思想和社会潮流风尚。该书编撰者刘义庆深受儒家文化滋养，喜欢招贤纳士，在当时享有美誉。《世说新语》根据内容分类编排的36门中，其中上卷4门依次为“德行”“言语”“政事”“文学”，这无疑浸润着儒家“孔门四科”的神韵和遗风，表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着尊崇孔儒的一面。但全书多有谈玄论佛的表述及蔑视礼教的观点，不难看出刘义庆和他属下的编者，持有与正统儒家不同的新异见解，呈现出魏晋时期思想比较开放活跃的特点。

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《世说新语》不仅是魏晋风度的生动载体，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《世说新语》向来被视作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开山之作，书中诸多故事语言简练、描写鲜活，成为后世文人创作的灵感源泉与经典素材。如李白的“昨夜吴中雪，子猷佳兴发”，说的就是王徽之夜访戴安道的事；“吴牛喘月时，拖船一何苦”，用了晋武帝时有个叫满奋说的话。辛弃疾的“八百里分麾下炙”，借用了王恺用牛跟人打赌的事，用“八百里”来指代牛。另外，“少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“覆巢之下，复有完卵”等，这些出自《世说新

语》的名言，众口流传，老少皆知。魏晋时代是一个彰显文化价值的历史时期，文人们多为饱学之士，但囿于当时社会生态和政治环境，纷纷转向务虚空谈，我行我素、鄙视礼俗、任意而为，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修行，追求高妙人格和高蹈气质，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别样展示和流露。由于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了嵇康、刘伶等诸多名士的传奇人生，特别是对士族阶层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，因而该书是研究魏晋名士风流的极好史料。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，风流是一种人格美，构成真风流需四个条件，即玄心、洞见、妙赏、深情。《世说新语》一书从“清谈玄理”“品评人物”“服药饮酒”三个维度，对魏晋士人的风流群像进行了描摹和勾勒，展现了上层社会率真任性、自然适意的性格和优雅脱俗、任诞放达的风范。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少有的混乱时代，名士们在老庄哲学中找到了精神依归，但既不能像老庄那样愤世嫉俗，也不敢完全抛弃儒家道统。于是，他们巧妙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教义，把三家教义改造成适合自己生存的清谈玄学。

透过《世说新语》的生动记述，我们得以清晰认知：魏晋风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，具有不可复制与超越的特质。它是魏晋文人士子在政治权力与道德理想碰撞下，无奈与抗争的精神写照。以阮籍、刘伶等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们纵酒解忧，消解悲情，气韵生动，挥洒自如，绽放着至真性情，追求着诗意人

生，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，所以有人说魏晋风度犹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一杯美酒，既浓烈又温婉，既甘甜又苦涩，酒的醇香穿越了千年却依然令人陶醉。

时至今日，《世说新语》的价值依然影响深远。书中《言语》《豪爽》《德行》等篇章刻画的人物形象，在当代社会中仍能找到影子，这也正是其备受后人重视的重要原因。它不仅记录魏晋历史的典籍，更是一面映照人性与文化传承的镜子，让我们得以在今昔对照中，汲取智慧，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永恒魅力。

(刘金祥)

字里行间

择善而从

“择善而从”出自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意思是，君子要向贤德的人学习，见人之善就要虚心好学。告诫人们要反躬自省，向上向善，积极吸纳他人的批评和建议，提升品德和修养。

“善”，会意字，本意为美好，与“恶”相对，特指人的言行、品德符合道德规范。《说文解字·言部》注：“善，吉也。从言从羊。此与义、美同意。”用作动词，指善于、擅长，如《卖油翁》：“陈康肃公善射。”用作名词，指好处，如《虽有嘉肴》：“不知其善也。”用作形容词，指良好，如《出师表》：“以咨诹善道。”

《孟子·公孙丑章句上·第八节》有曰：“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则喜。禹闻善言则拜。”子路面对批评，反躬自省，毫不埋怨，闻过则喜。虚心，一方面是诚恳接受建议与批评，另一方面是检视自己，改正错误。《大戴礼记》有言：“君子不先人以恶，不疑人以不信，不说人之过，成人之美。存往者，在来者，朝有过夕改则与之，夕有过朝改则与之。”善不可失，恶不可长，知错就改，也不失为善。

北宋文豪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始终保持谦恭态度，善于接纳各种意见。其撰写《醉翁亭记》时，采纳樵夫行文要简练的建议，实地考察琅琊山，将文章开头改成了“环滁皆山也”，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。《左传·成公八年》：“从善如流，宜哉！”《诗》曰：“恺悌君子，遐不作人。”求善也夫！作人斯有功绩矣。”恪守优良品性，方能行稳致远，取得长足的发展。

(张雨晨)

阅读人生

书香长相伴

还记得我来长沙读大学后的第一次买书，是在湖南多家出版社举办书市上，和几个同学约好一同去挑书。都是新书，都是五折，我挑来选去，最后买了100元与音乐有关的书，实付50元。

当时，家里给我的生活费并不多。弟弟在读高中，而且学二胡专业。父亲工作之余，还要利用晚上和周末出去做家教，我不好找父亲多要零花钱。

我原来是否买过书，具体在什么时候，全然记不住了，但这一次在东方红广场买书的情景，各种各样的宽慰，甚至哪几本书的名字和模样，我至今记得很清楚。我没有想到，这次买书，竟诱发了买书瘾。我吃饭不

讲究，不买新衣服，就是生活用品也是尽量挑实惠的。然而为买书，我几乎走遍了长沙的大街小巷，钻过无数个大小书店。几年下来，寝室里的桌子上、床底下，都是我的书箱子，就连本来不宽的床也被书占据了三分之一，而且码得高高的。

我读大学时很大一部分生活费都交给了书店书摊，而买来的书大部分是人文社科方面的。有同学笑我，待毕业时你怎么搬回去啊，千金散尽为买书，总不会到最后千书散尽把家还。

初来长沙时，我对父亲说，毕业了就回老家。却不料为了安置那越来越多的书，我只能创造机会留在了长沙。毕业后，

我进入了出版社，从校对做到编辑。这些年，我还是不停地读书和淘书，不倦地编书和评书。

我就养成了白天上班、晚上读书、周末淘书的习惯。读完书，就写书评。慢慢地，我也由当年的校书人、编书者，变成了书评人、研究者。然而，我还是不停地买书。

虽然那时一年有百余篇书评见诸报端，后来一年出了四本书评集，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实质性的命运改变。我是为了什么？我又得到什么？我曾多次枕书听雨，暗问自己。我知道，书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使我有信念和坚定，有了忧乐和冷静，当然也有了自始至终不曾放弃的责任与选择。



二十多年过去，家里已经让我布置成书城，偌大的书房里四面书墙，阳台上、过道上、地板上、客厅里，甚至连女儿书房里也安装了两个大书架，摆满了我美其名曰送给她的图书礼物。妻子笑我，别人买房子是当家，而我买房子是为了装书。

几次工作调整，总有朋友盛情邀请我去外地发展，我也曾被丰厚的薪金打动过。而一想起书，我马上改口，不想挪窝了。因为每次搬家，让搬家工人累得气喘吁吁的，也让我清点了十几天的，都是满满一卡车书。

这辈子，我是无法摆脱书了。

(向敬之)